文化生态学视野下“巫音”的保护与传承

◆马潇骁　董洁　西南大学

摘要：“巫音”是一种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的民俗活动，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濒临消失，至今尚未得到科学保护。在对“巫音”的起源发展、生存现状及其保护与传承的困难等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其功能分化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等发展趋向，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了较为系统、整体、科学的保护与传承思路，并力图构建起符合“巫音”的保护与发展需求的新的文化生态系统，以期为保护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点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巫音”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生态系统

一、“巫音”的文化生态现状

“巫音”，又称“神歌”，是一种传统民俗活动，发源于古代长江三峡巴楚之地，现广泛流传于重庆市巫山县。春秋战国以前，这里聚集了众多的群巫部落，他们创造了丰富的灵巫文化，成为沟通人神之间的中介①。相传“巫音”便是在此时由三峡神医巫咸创始，最早关于“神歌”的记载见于屈原时代②。“巫音”起源于古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现世人与祖先的关系过程中，由于古人生存艰辛，自然诞生了向神灵祈祷平安和幸福的“巫音”③。在发展过程中，演化出了以“巫”为生的职业班组，在三峡流域进行民间祈福祭祀，使“巫音”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巫音”集祈福、表演、祭祀三维一体，音乐、舞蹈、器具形成了基本稳定的程序。传统的“巫音”表演分为跳神和做斋两大仪式活动，大致表现为：唱腔与器具打击紧密结合，腔与板曲牌固定，形成独特的套曲形式，配以穿插多变、整齐固定的舞蹈，原始古朴，神秘独特。

自 1982 年起，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对“巫音”进行普查、整理和保护，并创作、编排和推出了一系列“巫音”音乐、舞蹈。但是，“巫音”的保护与传承仍面临着以下主要困境。

（一）巫山县发展相对落后，保护政策制定与实施情况欠佳。由于“巫音”所广为流传的重庆市巫山县发展相对落后，“巫音”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缺乏专业人才的参与，使得一些政策和规划片面、单一，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此外，政府在短期内难以投入大规模的资金，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也遇到了其他各种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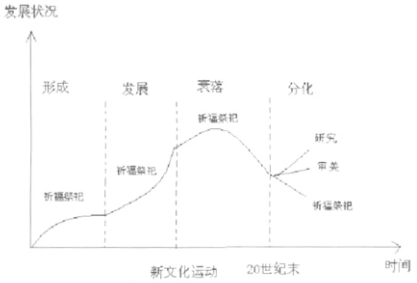
（二）民间信仰基础缺失，后继无人境地尴尬。新文化运动以来，“迷信”概念泛化，在文化全球化以及现代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下，巫山县民众不能正确认识宗教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单纯地将巫文化中民间信仰的成分理解为封建迷信而予以排斥，导致巫文化的重要载体——“巫音”的民间信仰基础严重缺失。加上没有丰厚的收入保证，年轻人都不愿意花费时间来学习“巫音”，使得“巫音”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现有的“巫音”班子仅存三个。

（三）乐器、经书等保存艰巨繁重，音乐、舞蹈传授困难重重。由于乐器、经书、挂图等种类繁多，部分乐器失传后只能根据古书的记载加工制作。经书、经折、挂图等多为先辈手抄且年代久远，保存主要依靠传承者个人，使得乐器、经书等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和传承。而“巫音”音乐、舞蹈的内容和形式较为复杂，且教授方式多为口传心授，增加了传承人在学习腔调唱法、舞蹈动作的困难。

20 世纪后期，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遇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人们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大大增强，也意识到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愈显紧迫和重要。在此背景下，作为华夏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部分的巫文化的载体“巫音”，因其原始古朴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引起了政府、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并于 2009 年 10 月被列入重庆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如此，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和保护措施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等原因，“巫音”的生存状况仍很堪忧。

二、“巫音”的文化生态研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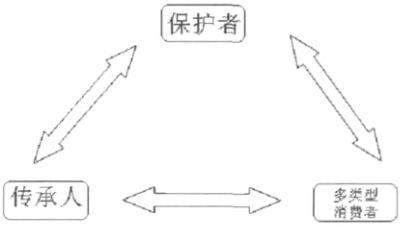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起源于 1955 年的新兴综合学科，它主要是运用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对待文化，强调文化系统及其相关联的自然、社会、经济等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④。本文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对“巫音”的功能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进行了探讨，分析“巫音”现阶段的生态状况和未来可能的演进情况。在此基础上，构建优化的、立足现在、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巫音”文化生态系统，并针对系统构成要素，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现阶段保护措施单一性和平面性的弱点。



图一 “巫音”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变

（一）“巫音”的功能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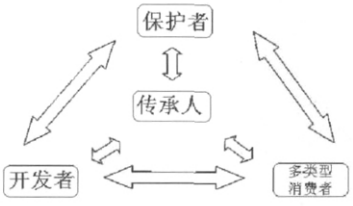
“巫音”在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发展、衰落和分化（如图一）。“巫音”的起源得益于在生存条件艰难的情况下，先人自发产生的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感。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在“迷信” 概念扩大化和外来文化入侵等威胁下，“巫音”呈现出衰落趋势。21 世纪以来，伴随着人们对“封建迷信”的重新审视和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大大增强。人们开始意识到“巫音”包含着神学、哲学、文学、宗教学等博大内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巫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巫音”可观赏和感受古风古俗，了解地域风俗民情，“巫音”具有审美和文化价值。因而“巫音”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重新审视并加以保护，重新获得发展。与之前的发展不同，“巫音” 原先具有的祈福祭祀功能逐渐衰落，开始分化出了审美和研究两种新的功能。这是“巫音”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其现代性转型的一种必然。



图二 第一阶段"巫音"的多元利益主体

（二）“巫音”的功能分化及利益主体多元化

伴随着“巫音”的功能分化，与此相关联的利益主体保护者、新型消费者等也将随之出现并呈增多趋势。根据功能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程度不同，本文认为“巫音” 利益主体多元化在未来的演进过程将大致经历两个阶段。



图三 第二阶段“巫音”的多元利益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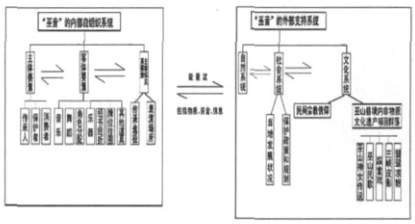
在第一阶段中，由于“巫音”刚刚从衰落时期过渡到分化时期，虽然祭祀功能明显衰落，但审美和研究功能还需进一步挖掘。其利益主体主要为传承人、多类型消费者和保护者（如图二）。这是由于，一方面随着审美和研究功能的出现，消费者的需求从单一的祈福祭祀转化为祈福祭祀和审美，类型也随之增加，政府、专家、学者都成为“巫音”的保护者。另一方面，由于此时文化生态状况还不够理想，“巫音”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规模较小，并不具备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因此，也不足以吸引和支撑以经济效益为目的开发者进入该生态系统。

在未来演进的第二阶段，经过第一阶段对其文化生态状况的保护和优化，“巫音”的祭祀功能进一步衰落，审美和研究功能明显。其利益主体将主要为传承人、多类型消费者、保护者和开发者（如图三）。此时，“巫音”文化生态系统已呈现较好的态势，可实现对其开发，形成文化产业链，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仍需保护者对“巫音”文化市场进行指导和调控。

三、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巫音”保护与传承思路探讨

根据“巫音”现阶段的功能分化和未来演进情况，为了使其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满足保护与传承的需要，需构建一个优化的、立足现在、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并针对系统中的各因素提出相应的措施。该文化生态系统是现有“巫音”文化生态系统的优化而非否定。同时，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仍需要不断优化该系统，使其具有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该文化生态系统的主要构成如图四所示。



图四 “巫音”的文化生态系统

（一）内部组织系统

主体要素主要指对“巫音”及其相关联的其他系统施加主观影响的人，包括传承人、保护者和消费者，随着“巫音”文化生态系统的演进还将出现开发者。现阶段仍在世的传承人主要集中于以刘伯之、陆国沛为班主的两个“巫音”班子，大多数成员年老体衰，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在文化生态系统中，应加大对传承人的扶持，培养一批有一定知识和较高综合素养的年轻人作为传承人。现阶段“巫音”的保护者主要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部分专家学者。政府部门还应聘请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到“巫音”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来，与政府部门一起制定和调控“巫音”的保护与传承规划。同时，通过一定的鼓励措施提高民众保护 “巫音”的积极性。近年来，“巫音”逐渐被搬上舞台，走出巫山，众多本地居民和游客也成为了“巫音”新的消费者。因此，在本系统中，消费者主要为以审美为目的的民众和游客，兼以少部分以祈福祭祀为目的的民众。当开发者进入“巫音”文化市场后，政府还需对其进行文化政策、继承与创新和资源环境综合开发等方面的指导。

客体要素主要指“巫音”文化系统内主体要素的作用对象，包括音乐、舞蹈、角色分配、乐器、经书、经折、牌位、挂图及其他道具。“巫音”音乐是由歌曲与打击乐组合而成，歌曲计有九板十三腔。舞蹈包括翻身、旋地、穿梭等动作和姿态，并配以千变万化的手诀。乐器可分为打击乐和吹奏乐。音乐、舞蹈配以独特的打击乐，节奏规整，气氛热烈，原始古朴，风格独特，乡土气息浓厚，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巫音” 表演时全面负责的是掌坛师，一般也是班主或者师傅。各种角色共计 15 个，各表演者的职司不同，分工不同。经书、经折和牌位、挂图都分为印版、印本、抄录三种，各种经书上千本，牌位、挂图共计 185 张。做斋时因内容不同，所唱经书、经折及所挂牌位、圣像和其他挂图均有所不同。此外，“巫音”在表演过程中还需使用印、朝简、天蓬尺、香炉、师刀、令牌等道具。

主客体关系要素反映了主、客体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主要为传承途径和表演场所两个要素。在本文化生态系统中，应大力改良原有口传心授的传承途径，增加乐谱、音频和视频等记录方式，方便教学和传承。“巫音”原多用于红白喜事等场所，为祝福、祭祀而用。随着功能分化继续加剧，“巫音”应在更多的旅游景点、游轮、展演、比赛，甚至外事活动中演出。

（二）外部支持系统

外部支持系统由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他们通过与“巫音”内部支持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巫音”及其文化生态环境。

“巫音”所广泛流传的巫山县境内地形复杂，奇峰壁立，林木葱郁，溪河密布，峡江秀丽，风景秀美，名胜古迹众多。境内的灾害天气主要有干旱、暴雨、洪涝、连阴雨、大风、冰雹、低温冷寒等，且暴发频率较高。⑤在本文化生态系统中，巫山县政府应继续开发自然旅游资源，并将其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打造独具三峡地方特色，以巫风巫俗为主题的旅游文化节。同时，应做好各类灾害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提高旅游的安全性。

“巫音”的社会系统由当地发展状况、保护政策与规划两方面构成。从发展状况来说，巫山县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是新一轮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水陆通畅，2010年开通了高速公路。在新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巫山县应大力在国家扶持下发展经济、交通等，为旅游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打造“和谐、富足、文化、生态”的新巫山。在保护政策和规划方面，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指导下使一切保护措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继续加强对“巫音”的专项保护，并编排更多具有吸引力的“巫音”舞蹈和音乐。

文化系统内，巫山县宗教信仰十分丰富，佛堂、天主教堂等设施完善齐全，政府支持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⑥在文化生态系统中，巫山县应对民众的信仰进行正确的引导，使宗教信仰的发展环境健康、和谐。除去“巫音”，在巫山县境内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非遗项目，包括各种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戏剧、传统医药和传统手工技艺，如龙骨坡抬工号子、翡翠凉粉等。在此文化生态系统中，应大力发展巫山县境内其他非遗，并对境内非遗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使其保持良好的生存态势，最终达到兼和共荣。同样，巫山县境内多种文化共生，除巫文化外，神女文化、巴楚文化、移民文化构成了巫山独具风貌的人文内涵。在本文化生态系统中，也应鼓励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以达到共同繁荣。

四、结语

“巫音”是一种民俗活动，具有重要的审美、艺术、文化价值。保护与传承“巫音”，可促进巫山文化的共生繁荣，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可形成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并培养三峡地区群众对非遗的科学认识和保护意识，促进该地区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取得良好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效用。运用文化生态学讨论更为系统、整体、有效地保护与传承“巫音”的思路，也可促进文化生态学在我国的运用，为保护与传承“巫音”等民俗文化提供启示，让这些古老的民俗活动带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将艺术和历史流传给后人。

参考文献：

①冯国超.山海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②王忠虎.巫山巫音[N].重庆日报农村版.2010-7-21.

③史新民.“巫音”探源 [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0(1).

④戢斗勇.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 [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16-18.

⑤⑥巫山县志编委会编辑. 巫山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上接第 72 页）养，构建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例如在教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可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讲“国歌的故事”、欣赏音乐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在音乐知识及视唱教学中，通过看图片、做游戏等手段，来强化目标信息。教学过程中不要一谓地强调所设定的目标而忽视了非目标信息的存在。课堂上难免会有学生提出一些教师意料不到的问题，有些问题与所实施的教学目标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都得让它们进入到教学信息的交流中来。

四、强调信息反馈、注重教学评价

教学过程是一个信息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调节的过程。其中反馈和调节环节实际上就是评价的活动。评价是在信息反馈的基础上进行的，信息反馈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个是学生学习效果的显示，可称学对教的反馈；另一个是由教师根据学生传送的信息作出评价，可称为教对学的反馈。反馈也是教师教学总结和改进教学方法的主要条件，是学生明确教学目标，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

教学评价要求“客观”、“全面”、“准确”。教师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发现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学生个性品质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同样，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教师可以对原来的教学设计作出必要的、适当的调整，对教学中存在的漏洞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参考文献：

[1] 何斌. 关于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J]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5,(05) .

[2] 蔡多奇. 关于高校音乐素质教育的思考[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02) .

[3] 金玺铎. 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 2003,(07) .

[4] 张寅,吴春艳. 论高校音乐素质教育[J]. 中国成人教育, 2009, (05) .

[5] 周咏. 高校音乐素质教育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略[J]. 美与时代, 2008, (02) .

[6] 赵鑫. 普通高校音乐素质教育浅思[J]. 美与时代, 2007, (04) .

作者简介：

张艺，湖北师范学院，博士，副教授。